



《入菩薩行論》導讀

鄭振煌

佛教的修行概分為解脫道和菩薩道二種。解脫道著重在自我煩惱的超越，以戒定慧三學深觀自我煩惱的起因，並對治之，得到內心的涅槃寂靜；菩薩道立基於解脫道，擴大之，不僅求自我煩惱的超越，更求其他眾生煩惱的超越，以六波羅蜜甚至十波羅蜜救濟眾生，得到大涅槃、大菩提的無上佛果。

這二種修行方式各有其殊勝處，但也有其陷阱，若處理不當，易生過患。解脫道的殊勝是綿綿密密，於自己身心審實觀察，其陷阱是著迷於禪定的神祕境界、厭離世間、唯有理性缺少感性；菩薩道的殊勝是理論深廣、願行無邊、法門無量，其陷阱則是空泛難行、能放不能收。

所以，修行應有解脫道的深厚基礎，以及菩薩道的開闊心胸。二者確實不易兼得，若論次第，應先修解脫道，才談得上菩薩道。菩薩道有如萬丈高樓，必須有穩固的地基，否則易於傾倒。但不可以解脫道為滿足，否則淪為自了漢，對世間眾生並無助益，應進修菩薩道，才是積極的人生觀。

菩薩道又稱大乘佛教，分為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二大主流，前者盛行於中國、韓國、日本和越南，後者盛行於西藏、蒙古和俄羅斯三小共和國。

顧名思義，《入菩薩行論》屬於菩薩道，卻不聞於漢傳佛教，只盛行於藏傳佛教，而且還是藏傳佛教的主要論典之一。原因是《入菩薩行論》成書於第八世紀，那時漢傳佛教早已粲然大備，教觀雙美，不再需要印度佛教的養分。

《入菩薩行論》之譯成中文，乃最近二十年大量流亡印度的藏僧前來台灣傳法之後的事，連二十世紀翻譯藏傳佛教論書甚有成就的法尊（1901-1981）似乎都未曾提及，可見本書之晚出。

藏傳佛教有次第分明的特色，卻常有宗教普遍存在的神通描述，視為宗教啓人信心的方便可也。

《入菩薩行論》的作者寂天，出生於第八世紀的南印度，生平並不甚詳。那時印度佛教已成強弩之末，充滿秘密色彩，而佛教才剛傳入西藏，致使西藏佛教揉合本土苯教之後，也披上外人不甚理解的神祕外衣。或許因此引起大家的好奇，西藏佛教得以遍傳全世界，比起漢傳佛教還全球化。

《入菩薩行論》的神祕色彩並不多，因為它屬於顯教的理論。漢傳佛教描述菩薩道的經論甚多，不是失之過簡，令人有打高空的感覺，就是失之過繁，令人不勝負荷。《入菩薩行論》以偈頌條列菩薩道的修行次第，因此井然不紊，便於持誦。

菩薩道的修行，可分十住位（華嚴經把初住細分為十信位）、十行位、十回向位、十地位（華嚴經在第十地法雲地之後另立等覺位）、妙覺佛位等四十一個

過程（依華嚴經則為五十二個過程）。這是一條漫長的難行道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（無量劫）才可以功德圓滿，修行者往往視為畏途，必須發四弘誓願才能堅持下去：眾生無邊誓願度、煩惱無盡誓願斷、法門無量誓願學、佛道無上誓願成。正因為漫長時間的修行，才可以斷除極微細煩惱無明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。

《入菩薩行論》的內容就是順著這個次第，不過略去十住位、十行位、十回向位的德目，因為這三十位的內容與解脫道大體相似。《入菩薩行論》在談十地位之前，先談歸敬（表示尊重佛法僧三寶）、願菩提心和行菩提心（即四弘誓願）、懺悔業障；在談完十地位之後，以回向功德總結，呼應最先的發菩提心。這是佛教修行的通例。

十地位的修行內涵是十波羅蜜：布施波羅蜜、持戒波羅蜜、安忍波羅蜜、精進波羅蜜、禪定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、方便波羅蜜、願波羅蜜、力波羅蜜、智波羅蜜。後四波羅蜜是證得般若波羅蜜之後的延伸，所以一般談菩薩道，為簡明起見，只談前六波羅蜜。《入菩薩行論》亦然。

本書英文原著者，依其上師創巴仁波切的開示而集成，不過略去般若波羅蜜，因為她想把般若波羅蜜的部分單獨成書。

所以本書的編排，除前言之外，依次是發菩提心生的利益、懺悔罪業、受持菩提心、不放逸、護正知、安忍、精進、禪定、回向。恐文繁，茲不贅。

讀本書，要回到第八世紀印度的時空，才不會格格不入。

本書英文書名“*No Time to Lose*”（沒有時間浪費），令人精神為之一振。人生苦短，菩提路遠，豈容片刻懈怠！漢傳佛教晚課以普賢警眾偈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，如少水魚，斯有何樂？大眾當勤精進！」做結，讀之凜然。

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一日於中華維鬘學會